

事实的想象与价值的重塑

戴琛 编著

——《沧浪诗话》今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事实的想象与价值的重塑

——『沧浪诗话』今译

戴 琛
编著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事实的想象与价值的重塑：《沧浪诗话》今译 / 戴琛编著. —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2.5

ISBN 978-7-5763-0927-0

I. ①事… II. ①戴… III. ①诗话—诗歌研究—中国—南宋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2) 第023972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4723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开 本 /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 17.5

字 数 / 298千字

版 次 / 2022年5月第1版 202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68.00元

责任编辑 / 李慧智

文案编辑 / 李慧智

责任校对 / 刘亚男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诗话是古代文人对诗歌的评论，集中于宋、元、明、清四朝，大多数诗话类似于随笔札记，行文比较松散，学术逻辑也不是很强，常有前后矛盾之处，个人的情感色彩也十分显著，经常出现“喜欢的捧上天、讨厌的踩几脚”这种感性评价。《沧浪诗话》略有不同，其行文比较接近当代学术范式。

- (1) 动笔之前即拟好纲领，目的性极强；
- (2) 有明确的关键词，以此引出文章亟须阐明的意义；
- (3) 行文结构清晰严谨，先立论点，再列论据，进而写出具体的推论过程；
- (4) 全文由一种非常明显的学术理论贯穿而成，且全文的议论都基于此学术理论而发，自相矛盾处较少。

因此，《沧浪诗话》在一众宋、元、明、清诗话中显得格格不入，读者于书店或图书馆随意找一本诗话阅读，便可知“格格不入”并非译者夸大其词。周振甫于《钱锺书〈谈艺录〉读本》中精准概括：《沧浪诗话》由南宋严羽所著，是一部系统的以禅喻诗、偏重于论诗的艺术性专门著作。正因如此，读者初次翻阅《沧浪诗话》会有生涩之感，大概率会疑惑：“这写的是啥玩意儿啊？”

《沧浪诗话》共有六个章节：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答书（“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的简称），全文近一万字，问世之后并未单独刊行，多附于其文集之后。魏庆之是与严羽同时代的诗论者，他辑录的《诗人玉屑》（现行版本共20卷，编录了大量两宋诸家诗话，堪称宋人论诗资料库）开篇便引用了《沧浪诗话》的“诗辨”一章，而后又引用“诗法”“诗评”“诗体”“考证”四章，“答书”未录。现行沧浪一书多采用清代《四库全书》版本，六个章节依次是“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答书”，各章节内容大致归纳如下。

- (1) “诗辨”：提出沧浪诗学的理论体系、评判标准；

(2)“诗体”：整理分类历代诗人诗作，归纳总结历代诗歌知识，展现诗歌发展时代脉络；

(3)“诗法”：以沧浪诗学为理论基础，提出好诗创作的要点；

(4)“诗评”：评判历代诗人诗作，以此构建诗歌优劣的评判体系；

(5)“考证”：依据沧浪诗学，对某些存在争议的问题提出看法；

(6)“答书”：以书信的形式，为沧浪诗学的理论体系、批判标准做补充说明。

本次译文并未严格按照《四库全书》版本的既定章节顺序，略做修改，将章节顺序调整为：“诗体”“诗评”“考证”“诗辨”“答书”“诗法”，原因如下：

《诗人玉屑》与《四库全书》面向的群体是文人而非大众，自科举取士后，文人大多自幼读书学诗，对偏向基础知识的“诗体”章节并不陌生，将偏向理论分析的“诗辨”章节置于首位则可先声夺人。今日读者从小接受的是现代通识教育，从数学、物理到化学、生物，从母语、外语到历史、地理，知识面虽比古人宽广，但具体到古典诗歌这一专项，则远不如古人，因此将“诗体”置于“诗辨”之前，以期言之有物。另，“诗辨”一词按《四库全书》版本当记作“诗辨”，但《诗人玉屑》及《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都记作“诗辨”，二字皆可，语气略有轻重之别，本文统一录用“诗辨”，兹不赘述。

读书如先入为主，则不如不读。按当下市面上流行的诗歌鉴赏书，开篇即是：“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李商隐是朦胧诗的代表”“边塞诗是什么样的风格、田园诗又该怎么样鉴赏”，读者还没开始阅读，便被铺天盖地的评价信息给框住了，完全接受了他人的转述，读不读诗歌原作，反而不重要了。至于那些“最美古诗词”“最打动人心的诗词”“读懂这些诗，读懂生活”这类纯粹商业性的表述，不过是为了满足读者购书后的精神升华，书读不读另说，反正感动自己就行了。《沧浪诗话》营销亦是如此，只要提及，便是“诗有别才”“以禅喻诗”，仿佛初中生做语文期末试卷填空题一般流利。更有甚者，于前人的精妙论述中提取几个看起来很高大的名词概念，如“顿悟与渐悟”“神韵说”“唐诗尚意，宋诗尚理”等，便能在众人面前高谈阔论一番，充作文化大师了。然而，上述名词概念缘何被提出、提出时的具体语境是什么，作者所举其意旨在何处、后人注解的内容与作者的原意又相

差多少，看似激烈的言辞背后批判的力度到底有几分，最终落脚点又在哪里，这些细节明明至关重要，却常被忽略。

本书试想从这些被隐去的细节入手，希望接近那座幽暗的城堡，为此，标注四条原则。

1. 诗歌的审美体系不止一种，不要有门户之见。

诗好比花，有人喜欢牡丹，有人喜欢梅花，可以坐下来互相交流欣赏。但有些人喜欢梅花，便抨击喜欢牡丹的人认为“梅花才是真正的花”，更有甚者，放言只有喜欢梅花的人才是真正懂花的人。这些行为不可取，诗歌本就百花齐放，论诗的人要有包容和开明的精神，不分场合、不分轻重的门户之见，乃至攻讦，万万不可有。（论诗的门户之见必然存在，毕竟无异议则无理论，但要限制在学术层面，不能越界。）

2. 要明确表述出名词的概念，避免产生歧义和误解。

不同时代下，词语存在不同的理解，这句话有两层解读，第一，“古今异义”，古代的“文言文”与当下的“白话文”存在大量的同词不同义。第二，“古古更有异义”，如“格物”一词，为先秦《礼记》所载，其后两千余年，共识各不相同，甚至具体到北宋元祐年间，各家学派对“格物”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宋人注唐诗是一种说法，明人注唐诗是一种说法，清人注唐诗又是另一种说法，即便同为清代，乾隆时期的文人注唐诗是这般风气，同光时期的文人注唐诗又是一般风气，这些听起来虽然烦琐但如果不能探明这个词语在具体的时间段所涵盖的大体含义，则极易出现“转译”与“替换”效应，将翻译变成“托古自重”与“挟古专断”。

3. 翻译要立足于诗歌创作，不宜完全以近代文学批评为思路。

相较于《沧浪诗话》的显赫声望，严羽的诗名并不出彩，但不论出彩与否，严羽首先是一位诗人，一位观察世界提笔写诗的人，沧浪诗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建起一座宏伟壮观却悄无声息的宫殿，而是建起一座充满人气、充满活力的城市。诗论者总是以不同的标准解读诗歌，可问题在于如何写出符合其理论标准的诗歌。如果将古典诗歌仅仅当作一项学术专论来做，只从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历史学的角度做文章，甚至用20世纪的各种方法论去批评宋代以前的古典诗歌，如语义学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等，以此时的现实困境去质疑彼时的庄严理想，进而

消解一切伟大和美，浸淫其中，如此反复，做到最后，必然陷入无尽的虚无。

4. 翻译要立足于《沧浪诗话》，不宜随意引用后世解读。

互联网普及之前，纸质文献特别是那些古籍刻本，普通人几乎无缘阅读，所得信息太少，在那种环境下，旁征博引显得尤其珍贵。互联网时代带来了信息爆炸，只要用心，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古籍文献基本能够查阅一览，可如果缺乏文献甄别能力，不能从某个角度或某一尺度理解文学史，不能在浩瀚古籍中判断出某一条议论的价值，那么所谓的旁征博引容易异变成毫无内在逻辑的文献堆砌。自唐以后，宋、元、明、清四代对古典诗歌的评论可谓不计其数，如果放弃对文献的审视，不假思索，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晚清某位致仕回乡的朝堂政要，札记中有几句对陶渊明相对新奇的评议，于近日整理发现，然后就堂而皇之成为研究对象，从这位大佬的家世开始上溯，引用师友圈子的互相吹捧，各种上帝视角的批评，再来几篇陶渊明诗歌翻案的文章，热闹非凡。诗话不是菜市场，谁家摊位上的菜更新鲜，谁的菜就更好。诗话是多宝格，古典诗歌好比一件件珍宝，每一位论诗者都会根据自身审美摆放自家多宝格内的物品，由此构建区别于他者的理论框架：如陶渊明诗，宋人严羽推崇至极，便将其摆放在第一层正中间；南朝钟嵘所写《诗品》，陶渊明的诗便被其置于第二层旁阁；金人元好问所写《论诗三十首》，陶渊明诗又被其置于顶层高阁；近人木心所写《文学回忆录》，陶渊明诗犹在塔外。后人如翻译《沧浪诗话》，不辨明信息的来源，不审视文献的价值，明明要表述严羽对陶渊明诗的评价，却大量参照他人多宝格的摆放，这不是严谨的翻译。

四条原则讲完，说点别的事。在翻译过程中，有朋友建议写成科普方向的文章，可我总觉得“科普”这个词存在单方面对下的表述，用在自然科学领域倒还行，可用在人文领域，总有种难以挑明的优越感，而且“科普”后面最容易出现“常识”一词，人文领域，那些百分百确定的知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所谓“常识”，大多情况下不过是“存在于某种思想下，令我深信不疑的观点”而已。苏轼所言：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古典诗歌，宋人可评，明人可注，清人可考，今人自然也可据时发微。我希望以此将译文写成一篇会议纪要，由诗人（继承与创作）、论者（解读与重构）、读者（评价与反馈）共同讨论的三方会议纪要，虽然这个会从来没有真正开过。既然是会议纪要，那就再提四个小细节。

(1) 古文多以注解为主，通过解释字词的具体含义进而推及全文，读者由此可以精准掌握某些细节，但容易陷入“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的困境。将古文用长句形式直接译成白话文，则有助于把握古文的整体脉络，但可能因某些重要细节的缺失导致译者自我发挥补充，反而造成全局层面的理解偏差。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译稿根据文章所论偏重适度取舍：“诗体”一节，以字词式注解为主、长句式直译为辅；“诗辨”一节，以长句式直译为主，字词式注解为辅。

(2) 本书出现的诗人一律以姓名敬称，李白称作李白，杜甫称作杜甫，不必此处写成太白别处又写成青莲，此处写成杜少陵别处写成杜工部。李杜名气大，混用字号尚且可以理解，可如果行文时论及清诗，上文用王士禛、下文又用渔洋、中间杂用阮亭，上文用朱彝尊、下文用锡鬯、中间杂用竹垞，对读者而言，极易造成不必要的困惑。另外，文中引用前辈先贤的名讳，如闻一多先生、钱锺书先生、王力先生、郭绍虞先生等，当缀先生二字，文中为表述流畅，且省去后缀，肃然敬意，未有减少。

(3) 某些考据问题，如果仅是姓名誊写错误，就不再标明，直接修改；如果涉及争议问题，则另有论述。某些基本形成公论的概念，如近体律诗格律、对仗各类规则等，严羽大多一笔略过，只因在他们语境下，这些概念已然清楚，无须解释。而本文翻译时则需详加解读，不免有些啰唆，还望读者谅解。

(4) 本书选取诗人、诗作相对较多，所用文本以清人编撰的《全唐诗》为主，如果版本存在较大争议，则另有论述。诗人生卒年份、诗作数量，本文力不能及，多有臆测，意不在考据校对，而在诗人身处年代与诗作数量两者间的关联。在诗体和考证两个章节，所引用的诗人诗作，不做注解及评议，如“唐诗尚意，宋诗尚理”这一论述，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原作来判断这一论述是否妥帖。而到了“诗评”和“诗辨”两个章节，严羽的尖锐评议较多，译文如实翻译，并未为尊者讳，还望读者理解。

目 录

上编 《沧浪诗话》原文及注解

诗 体·····	1
诗 评·····	112
考 证·····	145
诗 辨·····	175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190
诗 法·····	200

下编 难以回避的问题及思考

书 信·····	204
故 事·····	224
案 例·····	233
附 录·····	242

上编 『沧浪诗话』原文及注解

诗 体

原文 一、《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

译文 《风》《雅》《颂》已然消亡，但后世诗体大多脱胎其中，战国后期楚地惊现《离骚》，此为诗体首次嬗变，其次变为西汉五言古诗，而后出现歌行与杂体，最后变为沈佺期、宋之问的格律诗。五言诗起源于李陵、苏武（又或是枚乘首创）；七言诗起源于西汉，汉武帝君臣共咏柏梁台诗；四言诗起源于西汉楚王的大傅韦孟；六言诗起源于西汉的大司农谷永；三言诗起源于西晋的夏侯湛；九言诗起源于高贵乡公曹髦。

简评 在 13 世纪上半叶（南宋后期）这一时间节点，身为诗坛殿军的严羽，根据自身所学所思，将诗歌源流归纳为：《风》《雅》《颂》—离骚—五言古诗—歌行与杂体—近体律诗。又按字数，将诗歌形式划分为：五言诗、七言诗、四言诗、六言诗、三言诗、九言诗。

注解 一、《风》《雅》《颂》，先秦时期先民唱咏的诗歌合集，现存 305 篇，又称“诗三百”。此处严羽并未直接采用《诗经》之名，而以“《风》《雅》《颂》”指代《诗经》，将《诗经》从政治学的范畴拉到文学的范畴。《诗经》经孔子删订之后，便被奉为儒学经典，地位崇高无比。后经历代大儒释义，传至南宋时，其官方学术阐述是以《毛诗序》为基础，朱熹为了宣扬自己的儒学思想，针对《毛诗序》重新注解了一遍《诗经》，即为《诗集传》。《诗集传》刊行的时间比严羽著书早三四十年，以彼时的思想环境而论，严羽不可能脱离时代，改变《诗经》作为儒学经典的社会

共识，只能说在《沧浪诗话》这本书中，严羽将《诗经》的文学意义置于经学意义之前，特意采用“《风》《雅》《颂》”这一相对中性的词汇。

1.《风》，指《诗经》中以“风”为篇目的诗歌，春秋时期中原大地上散布着不少诸侯小国，先民将所见所闻编排为诗，传唱歌咏，这类诗歌统称“风”，而具体到哪个诸侯国时，便称为“国风”，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计 15 国国风，现存 160 篇，以《周南》和《黍离》为诗例。

诗经·国风·周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2.《雅》，指《诗经》中以“雅”为篇目的诗歌，多是歌颂祖德的礼乐和贵族宴会的乐歌。雅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现存 31 篇，《小雅》现存 74 篇，合计 105 篇，以《文王》和《常棣》为诗例。

诗经·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亶亶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
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
 厥作裸将，常服黼黻。王之荇臣，无念尔祖。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诗经·小雅·常棣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宾尔筵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3.《颂》，指《诗经》中以“颂”为篇目的诗歌，多是用以祭祀宗庙的礼乐。《颂》包括《周颂》《商颂》《鲁颂》《周颂》现存 31 篇，《商颂》现存 5 篇，《鲁颂》现存 4 篇，以《清庙》和《玄鸟》为诗例。

诗经·周颂·清庙

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诗经·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糝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二、《离骚》，战国楚人屈原创作的诗篇。

《离骚》节选

楚·屈原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三、西汉五言，即西汉五言诗，大多为后人托名所作，并无确切史料可证，以《古诗十九首》为诗例。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四、歌行杂体，即两汉乐府，以乐府题中带有“歌”“行”“歌行”各一首为诗例。

前 缓 声 歌

汉乐府

水中之马。必有陆地之船。但有意气不能自前。
心非木石。荆根株数得覆盖天。当复思东流之水。
必有西上之鱼。不在大小。但有朝于复来。
长笛续短笛。欲令皇帝陛下三千万。

东 门 行

汉乐府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
“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艳 歌 行

汉乐府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
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我组。
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眊。语卿且勿眊，水清石自见。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五、沈宋律诗，即近体律诗，详见后文“近体”条目。

六、五言诗，即主体内容为五个字的诗歌。五言诗或说起源于李陵苏武诗，或说起源于枚乘。详见下文苏李诗。

与苏武诗·其一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七、七言诗，即主体内容为七个字的诗歌。七言诗起源于汉武帝《柏梁台诗》。

柏 梁 台 诗

序：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

日月星辰和四时，——汉武帝 驂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武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 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
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周建德 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刘安国
周卫交戟禁不时，——卫尉路博德 总领从官柏梁台。——光禄勋徐自为
平理请讞决嫌疑，——廷尉杜周 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公孙贺
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壶充国 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玉温舒
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张成 微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尉豹
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翊盛宣 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李成信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 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陈当

蛮夷朝贺常会期，——典属国 柱枅榑桷相扶持。——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 走狗逐兔张罟罟。——上林令
齿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 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八、四言诗，即主体内容为四个字的诗歌。四言诗起源于西汉楚王师傅韦孟。（严羽此处明显是将《诗经》看作一个整体，定义《诗经》为整个诗歌的源头，而非某一类型诗的源头。在通常的习惯表述中，四言诗可追溯到《诗经》，此处暂且记下，后文有详细论述。）

在 邹 诗

西汉·韦孟

微微小子，既耆且陋。岂不牵位，秽我王朝。
王朝肃清，惟俊之庭。顾瞻余躬，惧秽此征。
我之退征，请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发齿。
赫赫天子，明愍且仁。县车之义，以洎小臣。
嗟我小子，岂不怀土。庶我王寤，越迁于鲁。
既去祢祖，惟怀惟顾。祈祈我徒，戴负盈路。
爰戾于邹，鬻茅作堂。我徒我环，筑室于墙。
我既迁逝，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
其梦如何，梦争王室。其争如何，梦王我弼。
寤其外邦，欢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涟。
微微老夫，咨既迁绝。洋洋仲尼，视我遗烈。
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
我虽鄙耆，心其好而。我徒侃尔，乐亦在而。

九、六言诗，即主体内容为六个字的诗歌。六言诗起源于西汉司农谷永。（谷永六言诗今已散佚，现选王维六言诗以做参考。）

田 园 乐

唐·王维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归，莺啼山客犹眠。

十、三言诗，即主体内容为三个字的诗歌。三言诗起源于西晋夏侯湛。（夏侯湛